

明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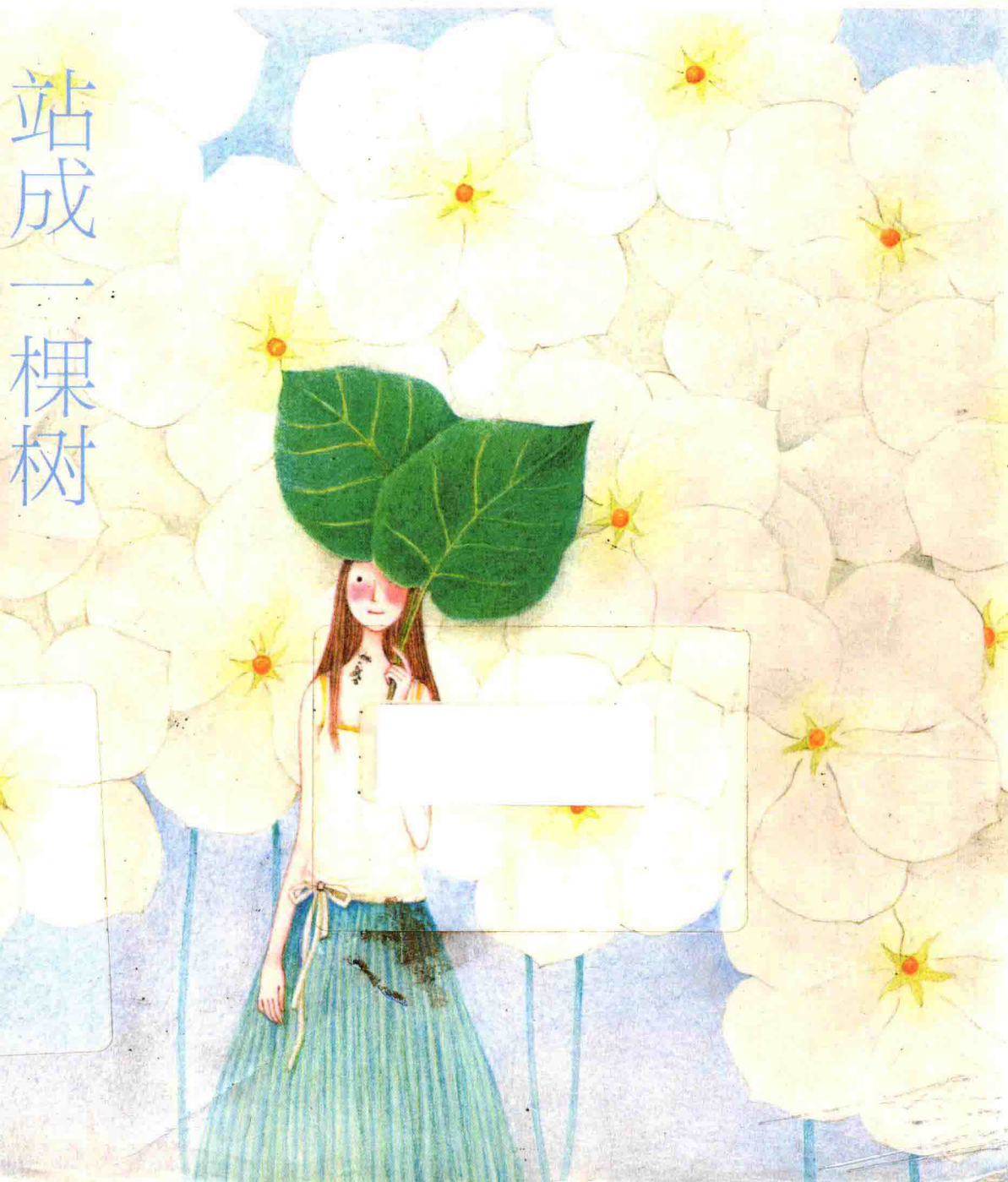
方卫平
选评

让
最美好的
文字
陪伴着你们
度过
生命中
一个
完整的
春天

最佳

少年文学读本

站成
一棵树



方卫平^{选评}

赠书

站成一棵树

最佳
少年文学读本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成一棵树/方卫平选评.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9. 6(2012. 1 重印)

(最佳少年文学读本)

ISBN 978 - 7 - 5332 - 6122 - 1

I. 站… II. 方… III. 儿童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世界
IV. 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3296 号

最佳少年文学读本

站成一棵树

方卫平 选评

策划 徐迪南

责任编辑 孟丽丽

整体设计 牛钧工作室

插画 孔雀工作室

出版人: 胡鹏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社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70 × 240 毫米 16 开 17.5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3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32 - 6122 - 1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故事里的社会和人生

- 3 猫的天堂 [法国]左拉 著 艾珉 译
10 白色的塔 程玮 著
17 独船 常新港 著
30 我被“枪毙”三个月 周锐 著
36 守着十八个鸡蛋等你 汤汤 著

什么力量让我们如此感动

- 49 点灯的人 [英国]斯蒂文森 著 屠岸 译
51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张平 沈颢 著
54 闪光的一课 [美国]马文·沃尔夫 著
59 大路边上的西红柿 沈湘 编译
62 鞋匠 谢武彰 著

童年的意味

- 67 最后的买卖 [印度]泰戈尔 著 郑振铎 译
69 咆哮营的幸运儿 [美国]弗朗西斯·布莱特·哈特 著 赵霞 译
78 一千名士兵与一个婴儿 佚名 著
82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张晓风 著

老人与孩子

- 87 艾地 曹文轩 著
120 老人的黑帽子 刘霆燕 著
132 怪老头儿 孙幼军 著
140 老俞头 殷健灵 著

我们的亲情，我们的故乡

- 147 没有见过的故乡 席慕容 著
149 这么爱 赵凯 著
156 一个男孩的母亲 [美国]罗丽斯 著 王秋海 译
162 手足之情 刘墉 著

就这样一点点长大

- 167 长大的烦恼 梅子涵 著
178 家庭作业 [美国]帕姆·罗曼 著 陈明 译

183 爱先生的小辫子 [德国] 乔希姆·弗里德里希 著 芦力军 译

倾听自然和生命的声音

191 阳光，是一种语言 雷抒雁 著

194 梅香 林清玄 著

真话与假话

199 爸爸怎样讲真话 [苏联] 亚历山大·拉斯金 著 谭得伶 译

204 爸爸最值钱 [美国] 阿尔特·布赫瓦尔德 著 李健生 译

诗行中的愿望与梦想

211 穿过黑暗的泥土 [美国] 艾米莉·狄金森 著 木匣子 译

212 愿站成一棵树 金波 著

214 守住梦想 吕进 著

217 都一样 [美国] 谢尔·希尔弗斯坦 著 叶硕 译

小寓言，大思考

221 没有第二次选择 佚名 著

223 世界一点也不稀奇 严文井 著

小说里的快乐与烦恼

229 菜刀喜欢你 桂文亚 著

233 猪屁股带来的烦恼 苏曼华 著

240 暑假 [罗马尼亚] 米尔奇·山吉勃良努 著 芦叶 译

神奇的科学

249 不久就有两个我吗 [美国] 埃里克·维绍斯 著 张荣昌 译

256 水知道答案（节选） [日本] 江本胜 著 [日本] 猿渡静子 译

诗歌里的趣味与哲思

263 沙与沫（节选） [黎巴嫩] 纪伯伦 著 冰心 译

265 小小的手 [瑞典] 帕尔·拉格克维斯特 著 北岛 译

267 鸟巢 金波 著

269 需要什么 [意大利] 姜尼·罗大里 著 邢文剑 亓茵 译

故事里的社会 and 人生

文字组成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片宽广的社会和人生的天地。在这里，我们借作家们的眼睛，从不同的距离观看各种遥远或者切近的人间生活和社会世相；我们读到作家们对社会和人生的种种看法，也就这些看法展开我们自己的思考。



[法国]
左拉^① 著
艾珉 译

猫的天堂

我的一个姑母留给我一只安哥拉猫，在我见过的动物里面，这只猫要算最笨的了。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的猫偎在暖暖的炉火旁，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站成一棵树

我那时候两岁，在大家见到的猫里面，就数我最胖、最不懂事了。小小的年纪，我已经相当自命不凡，瞧不起家庭的舒适与温暖。可是托天之福，我偏偏落在你姑母家里！好老太太把我当心肝宝贝。我在橱里边有一间真正的卧室，铺着鸭绒褥子和三层被。饮食的水平也和卧具不相上下，什么面包啦，汤啦，那是从来不吃，要吃就是肉，新鲜的带血的肉。

但是在这甜蜜舒适的环境中，我却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梦

①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





想，那就是从半开着的窗子溜出去，跳到屋顶上。主人的抚爱让我腻烦，柔软的床铺使我厌倦，我已经胖得连自己都感到恶心，从早到晚享福，实在是太无聊。

你要知道，我一伸脖子，就能从窗口看到对面的屋顶。有一天，四只猫在那儿打架，它们尾巴高耸，须毛直立，在大好的太阳底下，一边在蓝色的石瓦上滚来滚去，一边还快活地骂骂咧咧。我从来不曾见识过这样新奇动人的场面。从此，我明确了自己的信念：真正的幸福是在屋顶上，是在这扇小心地关闭着的窗子后面。人们那么小心地关上橱门，橱里不就藏着肉嘛！我从这一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拟定了逃跑的计划，在生活里除了带血的肉之外，总该有点旁的什么东西，一种你还不知道的，但是一心向往的东西。一天，人们忘了关厨房的窗子，我就跳到了窗下一个小小的屋顶上。

站成一棵树

二

屋顶上多美啊！周围一圈宽宽的接水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我惬意地顺着接水槽走着，脚爪深深陷进细软的稀泥里，暖暖的，说不出有多舒服，简直像是在丝绒上走路。太阳晒得很热，我身上的脂肪都像要融化了。

不瞒你说，我的四条腿直哆嗦，在我的快乐中还杂有恐惧。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阵恐惧害得我差点在石瓦上摔一跤。三只猫从一所房子的屋脊上直冲到我面前，凶恶地号叫着，一看我快吓晕了，都把我当成大傻瓜，它们告诉我这是闹着玩的。我于是也和它们一块号叫，痛快极了。这些浪荡鬼不像我那么傻胖，看见我像球似的，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锌版上滑来滚去，它们都笑话死我了。它们当中一只老雄猫待我特别友好，处处指点，我





感激不尽地接受它的教导。

啊！这儿离你姑母的安乐窝有多远啊！我在接水槽里喝水，连加糖的牛奶我也从来没觉得有这样香甜。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只母猫走过，一只怪可爱的母猫。看见它，我心头就涌起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激动。直到那时，只有在梦中，我才见过这些脊背柔软的美妙可爱的玩物。我的三个同伴和我，我们一齐冲上去欢迎这位新来者。我抢先一步，向那可爱的母猫大献殷勤，这时，一个同伴在我脖子上狠狠咬了一口，我痛得大叫了起来。

“算了！”老雄猫说着拉开我，“以后还会遇见别的呢！”

三

游荡了一个钟头以后，我觉得胃口大增。

“屋顶上有什么吃的吗？”我问我那位雄猫朋友。

“找到什么吃什么呗。”它极有见识地回答。

可这个答复很叫我为难，因为我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好不容易，我看见一间阁楼里，有个女工在准备早饭，窗下的桌子上摆着一块好极了的排骨，红红的，看着就眼馋。

“这该是我的啦！”我好不天真，这样想。

我跳到桌子上，叼起那块排骨，可是女工看见了，朝着我的脊梁就是狠狠一扫帚。我丢下肉，恶骂了一声，赶紧逃跑了。

“你越出你的界限了，”老雄猫告诉我，“放在桌子上的肉只能远远地欣赏，要找吃的，还得上接水槽里找去。”

我可从来不明白厨房里的肉是不许猫吃的。我的肚子开始提严重抗议。老雄猫叫我别灰心，说是要找好吃的得等到晚上，晚上我们可以下去，到街上去翻垃圾堆。等到晚上！它说这话时平心静气，活像个冷酷无情的哲学家。我呢，一想到这么长时间吃

不上饭，简直觉得要晕倒了。

7

四

夜慢慢地降临了。下了雾的夜晚冻得我浑身冰凉。不一会儿又下起雨来，尖利的风夹带着雨丝，细细的，渗透了一切。我们穿过一座楼梯的玻璃门走下楼去。街道这时看上去是那么丑陋，不再有阳光普照，不再有适意的温暖，也不再有光闪闪的、可以那么舒服地在上面对滚的白色屋顶。我们的脚爪在泥泞的石板上打滑。我辛酸地回想起我的三层被子和我的鸭绒褥垫来了。

一到街上，我的朋友就开始发抖，它尽量缩着身子，缩着，一边鬼鬼祟祟地沿着墙根溜，一边叫我尽快跟紧它。它看见一个走车马的大门就赶紧逃开，还庆幸地咕噜咕噜直哼哼。我问它为什么要逃。

“你没看见那个人有一个背篓和一个挂钩吗？”他反问我。

“不错。”

“这就是了，如果我们被他发现，他就会把我们打死，又在铁杆子上烤熟了吃。”

“烤熟了吃！”我嚷起来，“这么说街道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喽！我们什么也吃不上，反而要让人吃。”

五

这时候，有人把垃圾倒在门口了。我绝望地在垃圾堆里翻寻，只找到两三块满是灰土的干巴骨头。这时我才体会到新鲜的净肉是多么好吃。我的朋友熟练地扒着垃圾，领着我到处奔波，

站成一棵树





不慌不忙地走过街上每一块路石，直到早晨。差不多有十个小时，我一直淋着雨，全身冻得发抖。啊！该死的街道，该死的自由！我是多么怀念我的牢狱啊！

天亮了，老雄猫看见我步履蹒跚，便神情古怪地问：

“你受不了了吗？”

“哦，是的，”我回答。

“你想回家了？”

“当然，不过，怎么能找到家呢？”

“来吧，早晨看见你出来，我就知道像你这么胖的猫，生来是不能领略这种历尽艰辛的、自由的乐趣的。我认识你的家，我送你回去吧！”

这只品格高尚的猫，爽直地讲出了这番话。到家的时候，它对我说了声“再见”，丝毫也没有激动的表示。

“不，”我叫道，“我们不能就这样分手，你跟我一块回家去，我要和你共享我的床铺和肉，我的主人是个好心的女人……”

“别说了！”它没有让我说完就粗暴地打断了我，“你是个傻瓜，我在你那软绵绵的安乐窝里会闷死的。你那种富足的生活对没出息的杂种猫是合适的，自由的猫决不肯以牢狱的代价去换取你的肉食和鸭绒垫子……再见吧！”

它又跳到屋顶上。我看见它那瘦长的身影在朝阳的抚爱下快活地抖动着。

我回到家里，你的姑母拿起掸子把我着实教训了一顿，我也心悦诚服地领受了。我尽情体味着温暖和挨打的乐趣，当主人打我的时候，我心里乐滋滋地想着：她马上就要给我肉吃了。

“你瞧，”我的猫在炭火前伸了伸懒腰，得出了它的结论，
“我亲爱的主人，真正的幸福，那天堂，就是被关在一间有肉的房间里挨打。”

我这是讲给猫们听的。

牵手阅读

这篇小说有一个套中套式的叙述结构。故事的主要部分由“我”的猫讲述，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则提醒我们，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我”转述的故事。小说中“我”的声音与“猫”的声音、现实的叙述与想象的故事结合在一起，似真而又非真，似幻而又非幻。这一双重的叙述声音使小说一边以安哥拉猫的第一人称视角表达这只猫的观点，一边却可以用另一个第一人称“我”来保留对于上述观点的态度。尽管对安哥拉猫来说，“历尽艰辛的、自由的乐趣”远远比不上“被关在一间有肉的房间里挨打”幸福，但作为小说最后的叙述者，“我”的态度则显得有些模糊。不过，我们还是能从那句“我这是讲给猫们听的”的话中，琢磨出“我”对于这则猫的故事所持的讽刺态度。

站成一棵树





程玮^① 著

白色的塔

还记得那座塔吗？那座白色的塔。

“当然记得。”你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尽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尽管我们现在已经长成大人。

那时候，我们樱桃沟还藏在大山的褶皱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外面是什么样儿的，我们不知道。大人们不带我们出去。我们也不敢像大人那样站在路边招招手，让飞跑的汽车停下来捎上我们。我们常常站在路边，久久地看着远处，看着路尽头、山尽头的那一片迷迷茫茫的、淡蓝的天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那重重叠叠的绿色的山峦后，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像一座塔似的高高矗立着。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去问那些坐过汽车的大人们。汽车正是从那个方向来的，兴许他们知道。

“满世界新鲜玩意儿，谁还注意那个？”有人那样说。

①程玮，女，生于1957年，儿童文学作家。

“别是你们看花眼了吧？我可是一路瞅着，连眼皮都不敢眨。”有人那么说。

总之，大人们也弄不明白，那个白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夕阳从山脊后探出半个脸蛋，留恋地朝远处那白色的塔影瞅了最后一眼，便消失在起伏的山峦后面。只有那白塔般的影子还醒目地浮在一片深黛色的暮色中，远远看去，像大海里的一面白帆。

要是能飞过这重重叠叠的山峦，去那白色的塔前亲眼看一看，该多好啊！于是，我们壮着胆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站在路边，远远地见汽车来了，便招招手。可汽车像没长眼睛一样，径直开了过去，倒是喷了我们一脸一身的黄灰。

终于有一次，一辆卡车吭哧吭哧地爬上坡来，不等我们招手，就自个儿停了下来。

我们反倒愣住了。

车门打开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叔跳了出来。“妈的，这老爷车！”他骂骂咧咧地打开了车盖。

我们这才明白，这车并不是为我们停的，但我们还是满怀希望地悄悄围了上去。等他拾掇好汽车，用棉纱擦着手时，我便壮着胆子开口了：“大叔，捎我们一段路吧！”

络腮胡子转过脸来，不耐烦地问：“捎你们？你们干吗去？”

“去看白塔！”

“白塔？哪来的白塔？去去！”他朝我们扬扬结实的拳头，钻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看来，搭车是没指望了。我们决定扒车。这是一段上坡路，汽车开到这儿，总慢得像老牛拉车似的。只要胆子大，肯定能爬上去。

可这个计划一开始实行就很不顺利。那些车不是车速太快，





就是挡板太高。我的头摔了个大包，还险些被大人们发现我们的秘密。

以后，我们每天总坐在路边的高坎儿上找机会。没几天，我们就发现经常过往的汽车中，有一辆卡车开得特别慢，上坡时喘得几乎要断气。大概是因为太旧了吧，车上的油漆一点儿都没有亮光了。更妙的是，它后面没有挡板，只用一道铁链横拉着，而且居然还有一截脚踏梯子。这简直是特意为我们安排的。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到坡坎上，汽车过去了三辆，都不是那辆车。等了好久好久，日头都在天空正中了，那辆车才在转弯处出现。

我们躲在路旁的树丛里，瞅着那辆车，它喘着气刚刚从我们面前爬过，我们便蹿出来，手脚并用，好一阵紧张，终于爬了上去。我们真快活呀！看白塔的梦终于要实现了！

突然感到不对劲儿。可不，车停了。没等我们明白过来，一个人已经恶狠狠地跳上车，把我们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扔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再扒车，看我压死你们！”这人正是那个络腮胡子，他从车窗里伸出头，炸雷似的吼了一声，便开着车走了。

真是冤家路窄！我们气得在后面追着汽车喊：“叫你翻车，叫你翻车，叫你四个轱辘朝天转！”

骂是这样骂了，可总觉得不解恨。我们立下誓言，非整整他那辆破车不可！

从此，我们一有机会就去公路边溜达。而络腮胡子仿佛看透了我們，一到这段路，就拼命地把车开得快一些，让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扬起一片烟尘远远而去。有一回，他在一个拐弯处撞上我们，甚至刹住车，探出头骂道：“兔崽子，滚远一点！”

“叫你翻车，叫你翻车，叫你四个轱辘朝天转！”我们一迭